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三七

綫裝書局

張翁文集卷之九

序

陶德嘉詩序

夫陶德嘉詩凡若干首喟然作而嘆曰詩本人情而成於聲情不能以自見必因聲以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聲達而情見矣夫喜怒哀樂情也而各有其節焉清濁高下聲也而各有其文焉情而無所節也聲而無所文也則不得以為言矣而況於詩乎德嘉以名父之子盛年茂學宦遊江海間所交皆名士大夫不幸遭值變故乃委而去之耕釣於雲山之陽閔閔焉若遂於忘世者獨嗜吟咏不廢故其辭清新而不累於陳和婉而不

傷於暴介潔而不違於物其情才音調之美有足尚者
矣抑聞之萌蘖之得養杞梓之所以鉅也流衍之不已
江海之所以深也瑜瑕不相掩則良玉之美具矣子之
年昔少而今壯少之所為壯或悔之余豈徒以今之所
至者望子哉子由是不倦以求進焉則情之發也必正
而和聲之奏也必宏以遠矣余不及識德嘉見其詩如
見其人且重余弟堃之請也故不敢以謗陋辭輒為評
其所以復書其端而歸之

贈地師丘弘道序

余嘗怪大史公書天官傳曰者龜策往往極推災祥言
之不置至地理止言河渠而不及卜筮之然何歟其叙

黃帝以下至舜禹皆各言葬處又言登箕山見許由塚
又云淮陰侯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
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夫淮陰非能相地也聖如
舜禹賢如許由其所葬處常歷數千年不廢此豈偶然
之故哉故葬者人之所重也經曰卜其宅兆又曰葬之
以禮而其說乃不少槩見何歟當時叙述學伎立名者
下至相馬牛羴者皆累累載其人而相地者獨無聞豈
在當時固卜者兼之而未有專門者歟不然其文膚淺
不經學者難言之而遂不傳歟太史公後四百餘年而
後其書始顯於晉之郭氏豈天不愛道而書之顯晦固
自有時歟今郭氏書所謂內外八篇者謂之經可也而

其間又自引經曰云云將書之上固又自有經歟何晉
以來不一傳也郭氏後又數百年而唐之張說一行素
李華始推衍其說逮其李世廣明亂作疇人子弟散在
四方楊筠松以流徙困辱之下始新其說以立教而二
魯劉胡之徒又從而鼓吹羽翼之於是賴之堊法始大
著於天下至宋廖氏劉氏極矣然其為術好騁異立奇
以附會災祥得失於分寸之間故其言支蔓穿鑿類舍
經而徇俗視郭氏書遠矣况古法乎蓋嘗病是不幸不
出於西漢而不見錄於太史氏亦不幸而出於秦漢以
後而不得具正於周公孔孟也將大樸既散而言論愈
繁世變日下而巧偽滋彰其流弊至不可勝言者豈淺

千古之一憾哉立君弘道賴地理學之善爲者也居零山之陽治郭氏書將三十年與人言必本於忠孝其爲人卜筮也必不枉道以徇利太史公所謂以伎能立名而有高世絕人之風者君之謂矣其來西昌也人之欲筮其親者多就君卜之而余之二親亦獲更厝者皆君力也其淺深去就蓋自有其法而所謂鬼福及人如靈鍾之應粟芽之春者則非余之所敢知獨嘗與君上下古今言議有及於是者每爲之瞿然而卒無以自解於所疑也故因君之歸叙余說以詰之

玉源劉氏宗譜序

人莫不有所自人本乎祖人之所自也而人又莫不各

有其所自然道之於口不能以永傳而無訛故著之於譜所以紀其祖之所自而引之於後世者也其可忽哉自宗法廢譜法亦壞而莫修嘗求其故則其風氣習俗因循簡慢之弊有非一端矣夫世之貴富者則恒有所不屑為而貧且卑者又有所不能為少而壯者固有所不暇為及衰而老矣則又有所不及為永平文物盛際既有所不得為則喪亂蕩析之餘又安得而為之哉廬陵劉氏有持志字志遠者板塘族也自其少時嘗刻意春秋之學睨科目將以亢其宗不幸志不遂伸世變遷作而持志亦且老矣他日持其所修玉源宗譜圖引以示而徵予序之譜本永新劉氏著自汴宋時有為諫

官名注始則慶曆宰相某公沆之兄也注而下三世逸其名四世而宗俞五世而卓嘗爲宣州太守號石門先生者則爲始遷廬陵之祖也卓生士和迪功郎泰和縣主簿士和生廷廣廷廣生三子汝昌其長也汝昌生四子克立其季也克立生朝宗朝宗有子三人孫九人魯孫十九人而持志其一也持志年且八十爲世十有三視其子若孫之相繼凡十有五世矣系屬詳而疏戚明絕續蕃而尊卑定失其徵者雖近不書信於傳者雖遠必錄臨平合宗之意繁然序族之法三百餘年之源派本末具見於尺楮間可謂能謹其所自而不爲風氣習俗之秘奪者矣使持志挾榮盛富有之資當強壯

承平之日而為之則亦有大不難者今乃以其所不能為之勢所不及為之年與其所不得為之時獨奮然考訂績次而力為之忘其時之亂與其身之貧且老也豈非孝友至性毫而不倦而俯仰憂懼有不能自己於情也歟則斯譜之作非徒以光大俊偉者推于前人又將以昌茂秀藝者待其後之人也其存心之厚立志之遠百世之下將必有誦其言而慕其義而興起者矣板塘本亦新所居之舊號其遷廬後之三跨塘也乃以舊名更之而又謂之玉源云

贈地師丘弘道序

顧人自唐末以相地名天下其術同出而異流其人無

智愚高下莫行四達

當世雖為大言

而不顧然計其足迹恒不出東西家視其家往往有親
喪數世而不

之然又以為其地巖廣深

固風氣厖古必有異人勝士出於其間余或未之見則
固不

而遂決也

他日余弟楚為余言丘君弘道

蓋卓然自異者矣為人恂恂寡言平居事親孝與人交
久而益信自其少時已篤意楊魯之學然不肯少徇襲
流俗慙慙鄉里以自狹嘗涉閩歷楚遊江東西問九古
賢名卿碩士先世之所塋域真仙神人靈秘詭恠之所
都宅與夫喬山廣林恠石巨澤深澗之所控注而蟠蓄
者無不窮探遠覽極陰陽幽奧精微之會以窺昔人裁

度營作之功其用心蓋博而遠矣然君益慎其所得未嘗以售於人非其人雖與之終日而片言不得聞非其地雖委以千金而有所不屑其來廬陵也余與之再見於流江之上愛其山水明秀而溪南王君以世家文物之懿又知賓而禮之故君亦樂為之盡凡其卜而有營者類皆比於古法當於人心要可以闕靈發奇歷後世而無患者於是莫不慨然恨得君之晚而欲挽留之也孰知其浩然而不可留者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其一曰嗷然謂余曰吾自祖父再世而上昔者既幸卜而更塋矣其未及者蓋亦嘗擇之以少待茲日月有期將歸而襄事焉子盍贈以言乎余惟君之學既精且博矣又

能慎而施之以不枉於其道及歸而有也又能不忘於
於其先余也何幸得君之重以信余弟之言而祛余昔
者之所惑哉故樂爲述之以告其鄉之人亦教勵俗
之一道也余弟塾倘見而讀之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
有所勵也夫

送畫史李約禮序

世稱善畫者曰畫史畫工也史官也畫者安得與史官
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觀古之秉史筆者其傳是人也非
徒紀載其德性行事官職功業而已乃并其狀貌顏色
言之如曰美鬚髯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皙曰黧也
曰黑而精狠也其傳寫精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

嘗謂史官為不丹青之畫而畫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為書或徇愛挾忿為美惡高下又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脩人莫得而議之而彼或因之以欺世而後世卒亦罕有能辨其非者獨畫者之於傳神其人恒相視於咫尺其部位形采肥瘠長短廣狹之際分毫爽戾則三尺童子指而議之矣由是觀之天下後世之公而直者宜莫若畫史之筆而余之所見者亦寡矣廬陵李約禮為人傳神極精妙方立談過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施采無不死然能使見者即知其為某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其或小有盈縮於其間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輒為之更定而不厭及其成

也人莫有能得而識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蔑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使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蕭子所詩序

余友蕭雅言博學強識跌宕好遊而樂於取友遭世亂讀書甘竹山中凡時事之所存論議之所閑遊覽之所歷一寓於詩歌懷公挾纓行吟坐嘯終日屹屹不少休其用心亦勤矣余嘗得其所賦讀之蓋燦乎其有章鏗乎其有聲浩乎其有所本也豈非能賦之士哉自東南禍變世之作者往往有感於杜陵天寶以後之作而詩道一變矣竊嘗以爲世變萬萬情性一致其於詩也未

嘗無所法而拘之則卑矣未嘗無所自而襲之則陋矣
母汎汎以為易母棘棘以為奇也充之以學養之以氣
約之於其所守達之於其所施則天下之事可從而理
矣況於詩乎余方有志於斯道思求能賦之士以相長
發焉若雅言者固余之所願也輒因其詩而為之一言

東行倡和集序

歲壬寅秋八月十六日安成饒府大發兵攻廬陵之新
安一道由白沙渡江入麻洲一道由泰和入仙槎兵勢
四合民大駭散是日余從龍塘歸珠林則家人奉老母
已先往山中余獨與伯兄子中仲弟子彥相見具翕堂
上俱貽愕不知所為又明日過石嶺下次第與家人相

聚遂冒雨入南富又數日進抵長坑之石龍山聞新安
且破退保富田而賴兵亦奄至水南與饒約大會富田
城下特游兵四出田野騷然烟燄綿亘百十里矢石之
聲晝夜相聞乃復深入南門山寓里良寺久之聞富田
以城降諸軍各驅牛羊婦女大掠而返余挈家稍出三
地嶺依從弟茂和以居未幾余以疾遽返先廬而家難
作矣當時家人同行者廿有一人奔走轉徙於外者九
七十有六日七十六日之間余兄弟相依為命蓋無頃
刻違離者凡親物觸事傷時感舊一於詩乎發之或同
或異或倡或和或賦或否其多寡先後雖不盡同而情
之所至則有不能自殊者矣當賦詩時紙硯不能具往